

論宋澤萊預言小說《廢墟台灣》 的未來想像與環境省思*

黃慧鳳**

摘 要

宋澤萊的《廢墟台灣》(1985)是一部預言未來的小說，以現實經驗為基礎，想像 2010 年的台灣未來，在極權統治下，社會環境的廢墟化，最後核電廠爆炸，台灣島一夕毀滅，幾千萬人迅速滅絕。時過境遷，小說中預言式與比喻式的象徵仍在，諸多環境問題正是 2030 年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關注的議題，值得共同關注與省思。本論文從未來學的視角，探究此小說的未來思考與未來想像，探究作家的寫作動機與創作手法，並從環境議題看見文學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影響。

關鍵詞：宋澤萊、未來、意象、預言、環境

* 本篇論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宋澤萊（1952.02.15-）¹在臺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其作品大體而言有著階段性的風格轉變，從早期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到現實主義的作品、「打牛浦村」系列的鄉土寫實主義，到《廢墟台灣》、《變成鹽柱的作家》的政治諷喻小說，以至於《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的魔幻寫實作品，不管在寫作技巧、寫作主題，以至於寫作意識的開展上，都為台灣文壇建立了豐碩的成果，加上在《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臺灣 e 文藝》等刊物的經驗，以及致力於臺語文學創作與本土意識的推動，儼然是台灣本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對文壇及文壇後進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其文學作品也是探看社會與未來的窗口，筆下寫的是臺灣，時間則串接過去與未來，空間則繫連在地與國際議題，有其普世的象徵與價值意涵。

宋澤萊指出：「世界的任何文學作品，它有一個共同的潛在目的，就是抵抗一切的束縛，意欲由可悲的有限的處境解放出來，不管是風花文學、食色文學乃至梵天大我的文學都是那樣的，文學就是奠基於解脫本然欲求方存在的。」²探看其文學評論與後期的文學作品，往往以一個明眼人的姿態在觀看世事的發展，³不同於觀光文宣裡突顯台灣美好的一面，宋澤萊以一種光明正大寫「黑函」的方式，理直氣壯的批判，帶著「誰怕宋澤萊」式的話式，毫不客氣地指出他所看見的問題。宋

¹ 宋澤萊，男，本名廖偉竣，1952年2月15日生於雲林二崙鄉大義村，詔安客家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1976年畢業後，除了兩年預官軍旅生涯，一直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至2007年退休。1981年曾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聯合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國家文藝獎（2013）、牛津文學獎（2020）、雲林文化藝術獎貢獻獎（2020）等獎項。曾任彰師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短期授課作家、教育部國語推行會委員。增補自台灣文學研究人力論著目錄資料庫：http://www3.nmt1.gov.tw/researcher/researcher_detail.php?rid=020，覽日期：2020年7月13日。

²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台灣文藝》第98期（1986年1月）。收錄於胡民祥編的《台灣文學入門文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10月），頁187。

³ 如《廢墟台灣》裡的攝影師李信夫便有如萬事通、《熱帶魔界》的特檢官阿榮也是發現真相者。然而龍應台在評《廢墟台灣》時，則批評李信夫說起台灣什麼都知道，像博覽的歷史學家，也像無所不知的預言者。詳龍應台：〈臺灣的一九八四：評《廢墟臺灣》〉，《當代》第1期（1986年5月），頁150。



澤萊自言自己「不善隱諱，也不善八面玲瓏」，⁴然而讀者們到底如何觀看這些評論與文學作品，背後推動宋澤萊寫作的動機為何？宋澤萊圖的是什麼？是聳動標題/議題帶來的銷售量與金錢，還是一種寫作技巧的炫耀？還是身為獨派作家堅壁清野的戰鬥姿態？抑或是渴望藉由寫作帶來心靈的救贖（salvation）？抑或是諷刺當下？還是以預想的未來小說來警示世人？

本文擬以《廢墟台灣》（1985）為探究的文本，因為《廢墟台灣》不僅是一部政治小說，也是一部未來式公害小說，是宋澤萊想像臺灣遭遇核幅射及核廢料影響，終致一夕毀滅的小說。雖然現在（2020）看這本小說，早已經過了小說中的2015年，但小說中預言式與比喻式的廢墟象徵仍在，那些有關垃圾污染、空氣污染、農田污染、海洋污染、核射污染等等諸多環境議題，正是2030年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⁵的共同議題，值得被再次關注與省思。

目前針對《廢墟台灣》的前行研究，有的聚焦在「荒原意識」、「人權意識」，有的著重在「人民的順從與抵抗」，或是其他探究，與本文研究視角較相關的論文主要是吳明益的〈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滴村》到《廢墟臺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謝靜國的〈從廢墟中建立--談幾部未來小說〉，⁶但本論文除了探究宋澤萊的寫作動機與創作手法，與前述論文不同處，主要是從未來學的研究視角聚焦探究《廢墟台灣》的未來思考與未來想像，以及小說中的環境議題，探討文

⁴ 詳〈人權小說、反公害小說及脫離現實的文學評論—總評一九八五台灣小說界〉收錄於宋澤萊主編：《一九八五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2月），頁7。

⁵ 〈世界正在翻轉！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2016年4月12日。詳公益交流站SDGs專欄：<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瀏覽日期：2020年8月19日。

⁶ 吳明益：〈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滴村》到《廢墟臺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7期（2008年），頁177-208。陳明芳：〈宋澤萊《廢墟臺灣》人民之順從與抵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10期（2005年），頁167+169+171-185。孟佑寧：〈「廢墟臺灣」中的荒原意識〉，《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04年），頁73-86。姚瑞中：〈「廢墟臺灣」創作自述〉，《藝術家》，57卷5期總號342（2003年），頁557。黃文車：〈從廢墟—荒原意象聆聽宋澤萊「廢墟臺灣」的人權呼喊〉，《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第2期（2000年），頁191-210。謝靜國：〈從廢墟中建立—談幾部未來小說〉，《問學集》，7期（1997年），頁13-26。朱志學：〈[評宋澤萊著]《廢墟臺灣》之存在情境揭示〉，《問學集》，7期（1997年），頁1-12。傅大為：〈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談《廢墟臺灣》的一種讀法〉，《臺灣文藝》，5期（1991年）總號125，頁74-81。龍應台：〈臺灣的一九八四—評[宋澤萊著]《廢墟臺灣》〉，《當代》，頁148-150。



學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影響。

二、議題的浮現

《廢墟台灣》出版於 1985 年，小說主要場景設定在臺灣，小說時間則由未來時空的 2015 年開始書寫並回溯，中間以一本日記說明島嶼這些年發生的事情與造成的改變，是一部預測未來的小說。但預測本身就意味著風險，何以宋澤萊要書寫這部《廢墟台灣》呢？書寫前的看見與感受是什麼，書寫的動機來源為何呢？

宋澤萊曾經透過一位年輕人的轉述，得知自己成為軍中莒光課抨擊的對象，與「台灣文藝」、「鍾肇政」幾個字一起放在電視螢幕上，成為不得觀看的文學名單。驚呆的宋澤萊，日後也一再感受到文藝統制的壓力。⁷不僅宋澤萊如此，其他本土人士也是。

1979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紀念日」在高雄市舉辦，不僅林義雄、黃信介等人被補，連作家楊青矗、王拓等人也在被捕行列，美麗島事件後，許多本土作家如當頭棒喝，面對林義雄的家宅血案、陳文成陳屍台大事件，社會氛圍陷入肅殺的情境中，當時旅美的陳芳明指出「台灣知識份子不能不關心政治！」政治才是解決臺灣問題最直接的途徑。「只有文學，絕對解決不了台灣的問題。」⁸然而臺灣政治與臺灣文學的出路，都受到體制的阻撓，都必須突破政治與思想的藩籬。彭瑞金指出「作家逃避政治，就是逃避現實，創作不自外於現實，自然不能自外於政治現實，因有政治文學的出現。」⁹這些學者觀點的提出，使政治文學成為本土作家「必須」承擔又「無以迴避」的責任。

宋澤萊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中，提出自己的觀察與觀點：「一九七九年後的連串事件，在未來的臺灣文學史上絕對是十分重要的，它也就在那一刻被劃了一刀，歷史的血脈崩開，文學的作家第一次發現，文學竟不是用置於案上的墨汁去蘸寫，而

⁷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 186-187。

⁸ 吳錦發：〈故人遲遲歸：訪旅美作家陳芳明〉，《做一個新台灣人》（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325。

⁹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系文化出版，1991 年 3 月），頁 195。



是用拋灑在社會、土地的血漬去蘸寫，個人主觀退出了文學，而代之以人們奔躍間的呼號。」¹⁰人們面對悲慘和共同的不幸，反省究竟怎麼了，也啟發了某些人的人權意識，並意識到這與政治統治息息相關。宋澤萊在〈文學十日談〉提及政治文學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指出「人權是一種政治上的問題」，假若從日據時期以來，台灣的弱小民族文學與反殖民經濟體制文學，該反映的問題都反映完了，那麼新一代就該是人權文學了。¹¹

宋澤萊指出，作家不願寫作政治文學的原因，是許多人「以文學者不要參與政治相告誡，或甚至以為，參與政治作家便污穢了」¹²的觀念與想法，卻無視國外作家偉大的政治作品。高天生也認為，政治文學有其工具性，「能負起傳播民主理念的社會功能；整合紛歧的政治論爭，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促使民主運動更加普遍、深化和持續不輟，其功厥偉。」¹³在劍拔弩張的社會情境中，宋澤萊基於個人信念與堅持，自言自己「極其無禮的」貶抑了苟全亂世的老弱文學：「沒有問題的文派、卑弱自播的文派、煙花過客的文派」¹⁴也不客氣地批評葉石濤與陳映真兩人

¹⁰ 1947年年初在歷經重大殘害後，長期的苦悶和壓抑籠罩台灣，直到1979年底，台灣終於有了廣泛的、深入的對不合理統治的反應，那之後，一連串的事件和血案，使台灣的民心和思想都激烈地改變了，如同一條燃燒的血河，它現身流過了人們的眼前：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陳文成、林義雄、為數眾多陷身牢獄的無辜……，人們見到了最深的悲慘和共同的不幸，這之時，所有的人都清醒了，我們的人民都不斷地反省，這究竟是為什麼？這些驚人的現象，它在啟發著什麼？1980年後的台灣詩、小說、散文，我想是跟著那樣的展開著的。詳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184-185。

¹¹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200。此文中亦指出人權文學以兩種面貌展開人性的探討。一種是縱深的探究，想探進更深的歷史、人性的深處，一舉揭出它的真面目。另一種則將觸角伸向日常的層面，想在生活的層面上廣蒐反人權的證據，企圖喚醒大眾的注意，尋求有力對抗生活層面的對抗。頁185。

¹² 宋澤萊：〈文學十日談〉，《誰怕宋澤萊？人權文學論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6月），頁261。

¹³ 高天生：〈無禁無忌食百二〉，收錄於李喬、高天生編：《台灣政治小說選》（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83年）。

¹⁴ 宋澤萊批評「沒有問題的文派」，沒有正視台灣的民主和人權的抗爭，該看看國際的議論、該看到監牢的鎖鍊，以及1980年後台灣的政治審判、謀殺及日益嚴控的統治機構，沒有警覺「對立矛盾」的認知方式在宗教及思想上都是相當原始而基本的，有助於分辨事象。而採無限對立的方式，導致對外社會認知力的薄弱，對內無力軟弱，對自己及對外都變得殘酷起來。沒有走到底層的社會，他甚至批評在文學上對其有恩的陳映真，既出身於神學家庭，就該知道使自己成為一個神徒，不可以越庖代俎，持有上帝燬滅所多瑪、蛾魔拉的思想，畢竟那只是神才可以有的做法，一旦一個凡人有了那樣一絲一毫的念頭，他的靈魂落向魔界將有如射般的快速！詳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184-194。



在理論或脾性上，帶有舊時代的「封建」和「專制」，「如同中古封建堡壘的武士，拼命構築城堡和深溝，終於使自己看來僵斃了，要下到城堡外的街頭來變成不可能。但城堡外面的人正在抵抗死病的來臨，正面臨巨大的對人性及環境的摧殘。」¹⁵而 1980 年代「文學在民主·人權、反公害的路上如火如荼地展開，但他們的理論卻沒有能產生任何一本創作。」宋澤萊也批評龍應台，評文相當犀利但看來是無益且短暫的：「文學作品可以只顯示一種特殊的優點（例如只有文字之美）就永垂不朽。評量文學作品應看它是否好處足以掩蓋壞處，而不是建立一個理想貓來批駁有缺陷的現實貓。」¹⁶也從方法學上批評龍應台的理論「是分析的理論，是拆作品的理論不是建構作品的理論」，宋澤萊認為「好的批評家應有建樹的一套理論，這理論是對產生藝術的現實條件有深刻認識而來的，是一種刻苦的實踐和不間斷的參與而來的。」因此認為龍應台「應參與社會運動或女權運動，以實際的理論來催生新一代的文學才是正確的。」¹⁷然而宋澤萊自己呢？是否就勇於寫作「不畏強權威逼」，是否能關注「民主·人權、反公害」，是否能在刻苦的實踐和不間斷的參與中建樹一套理論？

宋澤萊在《一九八五年台灣小說選》的主編序中，總評了 1980 年代的文學界，並對人權文學進行整體評論。¹⁸宋澤萊指出人權文學以兩種面貌展開人性的探討。一種是縱深的探究，想探進更深的歷史、人性的深處，一舉揭出它的真面目。另一種則將觸角伸向日常的層面，想在生活的層面上廣蒐反人權的證據，企圖喚醒大眾的注意，尋求有力對抗生活層面的對抗。¹⁹若此，前者正是《熱帶魔界》²⁰（2001）裡，從現實上溯至秦代以至於歷朝皇帝的政治批判，後者則是《廢墟台

¹⁵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 192。

¹⁶ 詳〈人權小說、反公害小說及脫離現實的文學評論——總評一九八五台灣小說界〉收錄於宋澤萊主編：《一九八五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 年 2 月），頁 12。

¹⁷ 詳〈人權小說、反公害小說及脫離現實的文學評論——總評一九八五台灣小說界〉，頁 13。

¹⁸ 其中人權文學的新生代之作，共同的目標統攝在基本人權的爭取上，反映了戰時，戰後的國際/人權四大自由（免於恐懼、免於匱乏、言論、宗教）的要求。這個支派是一種激動的、思辯的、人道的文學，飽含深度的人性思考，它需要的知識、經驗都相當嚴格、殘酷，創作者必須負擔沉重的負擔，使其文學藝術（文學、結構、敘述風格）異於「弱小民族史的文學」及「反殖民體制的社會、經濟面文學」。詳宋澤萊：〈人權小說、反公害小說及脫離現實的文學評論——總評一九八五台灣小說界〉，頁 7-13。

¹⁹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頁 185。

²⁰ 在《熱帶魔界》裡，宋澤萊批判意識與戰鬥姿態依然強韌，但批判的對象與歷史縱身更為長遠，且多了一份對老兵的關注與同理。



灣》(1985)裡，從生活諸多層面進行諷刺的人權文學。

宋澤萊同時提及另一個也在滋長的「反公害小說」，將會伴隨台灣迅速增生的公害環境變成另一個支派。²¹宋澤萊在《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提及他創作《廢墟台灣》的緣由：

那時台灣人對公害還不太有警覺心，甚至沒有幾個人對核能發電廠有正確的認識。但據我觀察，台灣的污染已極其嚴重了。尤其官方似乎有意買進更多的核電廠，想在每一處的海岸線蓋一座，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十到二十座的把整個台灣緊緊包圍。儘管官方一再在電視上宣傳核電的安全性很高，感到官方的心虛。我認為照這樣下去，台灣一定會毀滅。台灣只要有一次三哩島那樣的核射外洩，那就不得了。因為台灣只是一個島，人口又是如此稠密，工廠如此集中，一旦核射外洩，必然造成產業的崩潰，人民也會大量傷亡。我想提一提警告，但無計可施。

除了核電廠的問題，噪音、浮塵、農藥、水資源、山林濫墾……及各種人性、文化的污染也十分厲害。

於是我想不如寫一寫這方面的預警小說。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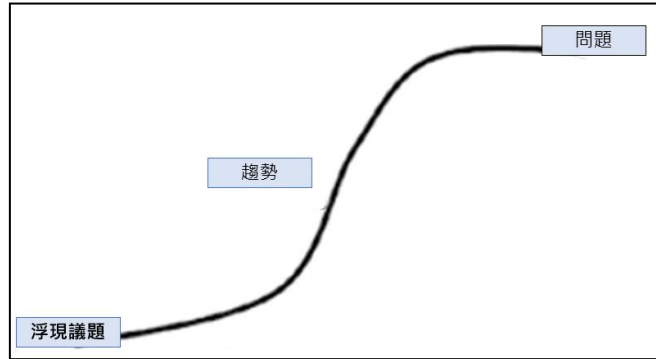
承上論述，宋澤萊在自己的遭遇、他人的遭遇以及社會環境裡，看見問題的浮現，包含日益束縛的文藝統制、肅殺的政治事件、人權的漠視以及環境的破壞，而同樣

²¹ 詳宋澤萊：〈人權小說、反公害小說及脫離現實的文學評論——總評一九八五台灣小說界〉，頁 7-13。

²²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臺北：草根出版社，1995年5月），頁 12。另外在一次演講中宋澤萊也同樣指出創作《廢墟台灣》的緣由：「我記得在 1985 年前後，台灣曾出現了水準相當高的環保團體，發現台灣的空氣品質、噪音、河川污水都到了一個極限。我記得最嚴重的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高官有個瘋狂的計劃，居然想在台灣的周圍設立 20 個核能發電廠，而且不是光講不練，核電廠的建材已經相繼運抵台灣了。當時有識之士都知道大難將要來臨，一旦 20 座的核電廠包圍台灣，只要有一座發生了美國三哩島那種核射線外洩，台灣就完了，因為台灣人口這麼稠密，損傷一定非常慘重。當時沒有人能阻擋這件事情，因為獨裁的蔣經國總統還活著，戒嚴法牢牢的控制著台灣每個角落；最可怕的還是台電製作了宣導影片，在電視上大力倡導說核能電廠非常安全，絕對不會出錯，一再宣傳的結果，好像每個人都被催眠了，反對的聲音傳不開來。我非常緊張，就決定寫一本反核電宣傳小說。」宋澤萊談「文創」的秘訣【一篇針對中學生的演說稿】，詳台文戰線 <https://twne1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25408>，瀏覽日期：2020年9月18日。此文亦指出「只要很關心未來，就容易變得有創意」、「我們人類的眾多行動，乃是深深關係著我們對未來的關懷。我們的一切行動也大部分都指向未來，堅決地想要改善未來。」



在一條船上，形成命運共同體的群體們，是否能正視這些已然浮現的議題（emerging issues）？因此宋澤萊對於「苟全亂世的老弱文學」感到氣憤，²³對於無力改變社會的書寫感到失望。由此可知宋澤萊不惜甘



犯眾怒的文字，有著背後焦急的理由。而宋澤萊在台灣尚未解嚴前的政治書寫，可說是冒著牢獄之災的勇敢實踐。²⁴細查《廢墟台灣》的內容主題，涵括人權、政治與社會環境公害等公眾議題，可說是明明確確地走在宋澤萊理想的寫作道路上，企圖透過文學的預言書寫，來成就上述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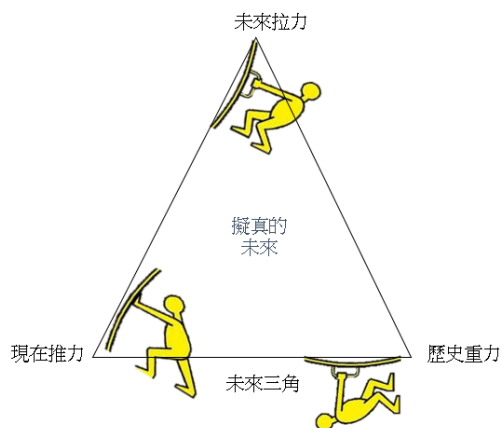
三、未來廢墟意象的營造

²³ 然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每個作家有每個作家的不同特色，姿態各異才是現實，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涵。

²⁴ 小說寫好後，宋澤萊曾向《中國時報》投稿，懇求編輯看在老朋友的立場，能節錄登出這篇小說，但宋澤萊指出：「他們迅速將我的小說退回來了，讓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申辯。我於是知道，要叫任何的報紙登出這篇小說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們絕對不可能冒著牢獄之災去得罪國民黨或蔣經國。」詳宋澤萊談「文創」的秘訣【一篇針對中學生的演說稿】。詳台文戰線 <https://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25408>，瀏覽日期：2020年9月18日。



小說書寫的素材可以源自現實世界，也可以虛構想像，然而預言式的小說，通常立基於過去曾有的事件，反應著二手未來（used future），或是立基於現實生活，而有見微知著的預測書寫，亦或是在「現在推力」、「歷史重力」、「未來拉力」這三種力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一個擬真（plausible future）的未來。²⁵宋



澤萊的小說書寫，以蘇聯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一書，勞改營管理總局的治理比喻超越自由黨，就是一種二手未來的書寫與比喻，這個古典例子的歷史重力，使小說裡的小宋不相信有人可以逃離嚴密的監控。

宋澤萊以大學歷史系的專業，熟稔過去的歷史教訓，也融合了現實生活中議題的看見與感受，以及虛構小說的未來想像，在過去殷殷為鑑的歷史基礎上，面對真實生活情境的現實催逼，進行見微知著，睹始知終的預言。

文本外的宋澤萊感受到政治的壓迫與生活環境的束縛，於是藉由小說抒發自己的想法、對未來的隱憂，以及個人的價值觀（assumption）。一如傅大為〈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所言，《廢墟台灣》是一本未來小說，卻充滿從未來世界看古典社會的那種無奈鄉愁和黑色幽默。所以，它有一種很特別的「寫實」味道，以「未來諷古典」，²⁶看似書寫未來實則關懷當下。

未來意象（image of the future）可以成為拉力，或作為「磁石」，引導人們為實現意欲的未來而努力；或者作為「警示」，去避免我們不意欲的未來。²⁷小說中

²⁵ 「未來三角」概念詳鄧建邦等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10月），頁46。

²⁶ 宋澤萊：《廢墟台灣》（臺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1月），頁5。以下引文註腳僅標明書名及頁碼。

²⁷ 未來研究主要能夠從事的，是探究有關未來的觀念（studying ideas about the future），即探索「未來意象（images of the future）」。未來意象，指的是以文字或圖像表述可能未來存在的狀態。而想像未來，即是一個重要的方式，人們可透過此主動性過程去積極創造未來意象。（Slaughter 1996:259-260），詳鄧建邦等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頁245。



創造的未來意象可以從「廢墟」的營造談起，1987年李信夫幼年寄居北市就讀小學時，有同學把太陽畫成黑色，當時天空就已浮塵瀰漫，隨著李信夫長大，垃圾在馬路各地漫延，河流也逐漸死滅，同時核子射線的單位量激增，自殺率和肺癌達到空前。1992年，若干地區迅速被宣佈為廢墟村，禁止人們涉足。雖然1995年第一次「廢墟警訊」發出，卻沒有人採取恰當措施。2000年地震使三座核電廠核射外洩，二十萬人喪生，人們平均壽命縮短成五十歲。2010年颱風再度導致核輻外洩……日益加劇的環境問題不斷增生。於此，宋澤萊在小說中設計了一次「群眾的廢墟撲擊」，並聲稱這是超越自由黨執政以來，首次的公開「叛亂」。

這個「叛亂」事件記錄在李信夫的日記裡。李信夫從這則電視新聞預感未來即將發生災難，於是逐一留下了（死前的）日記：2010年2月「第一次廢墟撲擊」發生，電視新聞報導數千肺病患者，意圖衝進市府，抗議執政不力，使他們在不潔環境中慢慢死去。此事件在超越自由黨的控制下，以公開「叛亂」處決。受到思想控制的人民，只能坐以待斃的過著奇怪的生活，在「浮塵風暴週」裡過著昏天暗地又目盲地生活，在「殺人噪音區」裡，慘受聽覺麻痺、心神歇斯底里的生活。而垃圾焚燒導致氣溫上升，農作物減少，過度堆積的垃圾也導致人們生病、大地受到污染、山林童山濯濯、生物逐漸消失。鄉下老鼠到城市躲避，群眾為了躲避核射，前撲後繼地往深山逃避，卻在山陰遭受超越自由黨的槍擊，生病的人口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日益荒誕。

在未來想像裡，宋澤萊透過五感的「形象思考」營造未來意象，串連出反人權與廢墟的情景，書中可見「電視機前聽政府訓令的順民」、得「肺癌」、「皮膚病」等各種患病者、心神喪失「墜樓」、「自殺」的人，在完全的控制、監視下，「偏激者服藥、槍斃、監禁、死刑」、耳邊可以聽到「碰碰碰」的子彈聲，聞到死亡的味道，因此也無需訝異有意外頻繁的「渦流十字街」、「浮塵風暴週」、「自殺噪音區」，乃至於「五足的變種貓」、「能適應核污染的魚」、「感官特別靈敏也快速用盡的李信夫家族」，「廣大的廬墓」、「蓋格計數器滴答聲大增」的核射量……，這些意象群從瀕臨「廢墟」到淪為廢墟，一再以各種荒誕的意象來象徵、暗示，刺激讀者的感官意識，企圖挑起受眾的感受，啟發問題意識，看見文本背後的問題與意義。



從《廢墟台灣》的寫作筆法及文脈，可見宋澤萊將環境問題的惡化與政治控制連結，直指環境廢墟化是因為超越自由黨肅殺的執政方式。²⁸面對環境與文化的惡化，超級自由黨「處決」發出環境警訊者，壓制抗議者的聲音，維持表面的安靜和諧。但環境問題、社會公害、文化問題，以及相關的數據與實際例證，都走在增強廢墟的意象光譜上。但如此明顯且聲量愈來愈巨大的廢墟警訊，何以沒有人理會，何以沒人採取應對措施？文本內的「現在推力」，正如文本外的「現在推力」：宋澤萊寫作當下的時空背景裡，台灣的噪音、空氣及水污染也同樣嚴重，但政府仍不斷計畫興建核電廠，因此宋澤萊揉合了這些議題，花數月完成此書，²⁹希望引起廣大社會的關注與重視。

小說中有一句話：「相信只要光輝晶瑩的東西，都是一種寶物。」而宋澤萊這樣的未來書寫，是否正是指引人們逃離廢墟的微光呢？縱使細微如磷光，仍可能引領人們找到生命的出口。

四、尋找烏托邦？

世界上有兩個樂園，人們有權選擇：沒有自由的幸福，或是沒有幸福的自由。

~尤金·薩米爾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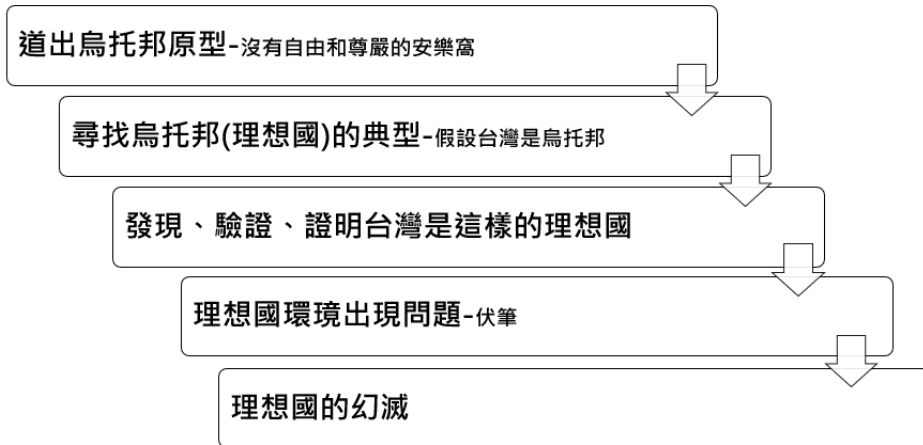
《廢墟台灣》裡，宋澤萊先假設台灣是烏托邦，然而從小說人物阿爾伯特「尋找烏托邦」到「看見廢墟台灣」的文本理路，可以說《廢墟台灣》是一部反烏邦小說。《廢墟台灣》的內在結構大致如下：「道出烏托邦原型—沒有自由和尊嚴的安樂窩」、「尋找烏托邦（理想國）的典型，假設台灣是烏托邦」、「發現、驗證、證明台灣是這樣的理想國」、「以理想國環境出現問題為伏筆」、「理想國的幻滅」、「揭示烏

²⁸ 龍應台因此批評宋澤萊將所有罪惡單一歸因為執政黨的獨斷，忽略社會、文化上的傳統習性或人性墮落都是可能原因，所有罪惡歸咎執政黨的泛政治化，對思想複雜的讀者沒說服力。龍應台：〈臺灣的一九八四—評《廢墟臺灣》〉，頁 149-150。

²⁹ 宋澤萊談「文創」的秘訣【一篇針對中學生的演說稿】，詳台文戰線 <https://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25408>，瀏覽日期：2020年9月18日。此文亦指出「只要很關心未來，就容易變得有創意」、「我們人類的眾多行動，乃是深深關係著我們對未來的關懷。我們的一切行動也大部分都指向未來，堅決地想要改善未來。」



托邦的虛幻性」。



在梳理文脈後，我們必須先明白何謂烏托邦。³⁰而且是小說中阿爾伯特提及的史肯納（Skinner）的烏托邦。行為主義心理學大師 Skinner（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³¹是向梭羅致敬的小說，渥登湖（Walden）是《湖濱散記》中梭羅獨居生活的場域。此書不斷強調環境的控制，透過行為工程技巧改造人類行為，可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達到理想社會。桃源二村這樣的小型社會，避免政治手段，應用行為分析，安排有效的「隨因增強」作用使人繼續追求（獲得）幸福，卻不必消費那麼多。Skinner 此書是針對美國消費與污染的生活形態，以及通過法律選舉等政治手段來謀求改變生活的現象，以小說形式提出行為改變的方法，說明每個人只使用分內應得的世界資源，而能生活愉快的一條途徑。而這便是 Skinner 的烏托邦。針對自由與尊嚴，Skinner 在 *Beyond Freedom & Dignity* 一書指出：

³⁰ 「烏托邦」的觀念基本上是來自希臘的兩個字根「eutopos」是（快樂或幸運），以及廣為大家使用，和「烏托邦」概念相互連結的「outopos」（烏有之地；no place）。「烏托邦」的想像往往和現實社會行成一種對照，...許多面向上，這些「烏托邦」的情節往往和人類的夢境和幻想有相當大的關係。廖炳惠：《關鍵詞 200》（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65-266。

³¹ [美] B. F. Skinner 著，蘇元良譯：《桃源二村》（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1994 年 8 月）。原著出版於 1948 年。



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自由，所以自由必須用對於人類及人類文化的制約（Conditioning）來代替。³²

此論點主張放棄傳統形而上的觀念—人要為其行為負責而有無上的自由與尊嚴。將行為的原因歸諸環境，經由環境，我們便可以控制人類一切行為。認識此一事實方能建立系統的「行為技術」。³³而人所損失的自由與尊嚴，可以由新的「一種信心與價值感」的建立而改變傳統「自由與尊嚴」的感覺。換言之，個人為了整體文化所犧牲的自由與尊嚴，因新價值觀的建立得到了平衡。這便是 Skinner 改變「人」性而可以使人類超越自由與尊嚴的科學計劃。³⁴唯有透過文化的設計及行為的制約或控制，才能創造出一個有條有理，適合人類和諧生存，社會不斷繁榮進步，而種族不絕的世界性文化。³⁵當然，這樣的烏托邦需要犧牲個人的小我，並以群體共同的利益為目標。

（一）尋找烏托邦

小說一開始是從「已成廢墟的台灣」寫起，追溯臺灣成為廢墟的成因，安排阿爾伯特這位局外人，來探看臺灣的發展與改變。阿爾伯特被設定為一位熱衷於人類的政治行為研究的政治學家，相信人類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動物園，但對於「史肯納（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1904-1990）博士在實驗室指破人們對自由尊嚴的妄想，提醒人類應該及早建立一個沒有自由和尊嚴的安樂窩」，³⁶認為那畢竟只是烏

³² [美] B.F. Skinner 著，文榮光譯：《行為主義的『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8月），頁2。

³³ [美] B.F. Skinner 著，白秀雄譯：《自由與尊嚴之外》（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5月），頁2。

³⁴ [美] B.F. Skinner 著，白秀雄譯：《自由與尊嚴之外》，頁4。

³⁵ 羅人杰：〈史肯納著「自由與尊嚴的超越」評介〉，《臺中師專學報》1975年，頁3

³⁶ Skinner 各書翻譯名包含為史肯納、斯金納、施金納…等，本文統一以 Skinner 名之。行為主義大師 Skinner 《超越自由與尊嚴》一書，主張行為乃環境控制所決定，打破人類對自由尊嚴及價值的迷信，否定個人意志，個人權利的價值。大膽提出如何挽救西方沒落中的文化，建立一個理想可行的新世界的藍圖，唯有透過文化的設計及行為的制約或控制，才能創造出一個有條有理，適合人類和諧生存，社會不斷繁榮進步，而種族不絕的世界性文化。羅人杰：〈史肯納著「自由與尊嚴的超越」評介〉，頁3，1-24。此文提出幾個重點：一、趨利避害人之常情，正負增強方法可以為用。二、史氏鼓勵用行動獲得自由，而不是只有自由的感受或精神狀態。三、史氏認為不是人心有什麼尊嚴，而是要用行動來表示尊嚴，愈不為



托邦 (utopia)。³⁷身為政治行為研究學者的阿爾伯特想在現存的國度中找一個典型，也就是一個理想國，「證明沒有自由尊嚴的社會使人更快樂」的論點，³⁸作者宋澤萊便巧妙地安排阿爾伯特來到「台灣」尋找這樣的烏托邦。

宋澤萊安排阿爾伯特於 2001 年來台灣，並設定當時（書寫當下的未來時空）台灣正由「超越自由黨」控制，是數個政黨解散改組合併而成。為了找尋「(沒有自由尊嚴的)烏托邦」，阿爾伯特來台灣蒐集資料與研究，結果發現了一些可茲證明的論據：

1. 蒐集人們對超越自由黨的理解

超越自由黨的黨徽是「不」記號，有人猜測象徵「禁止」，因為這個黨徹底戒嚴，不可集會、不可講演、不可隨便信教、不可試探官僚。或說是「神」，因為不字上加一橫即為「示」，也就是神，暗示超越自由黨就是神。或說是有「威嚇」的象徵，「不」象徵槍架或刑具，懲罰違規者。亦或是象徵手爪或章魚，有手段與統治功夫。然而這些道聽途說之言，阿爾伯特並不採信。

2. 田調及問卷調查

阿爾伯特看見超越自由黨每天都捉人、拷打、恐嚇、審訊、槍斃，人們卻沒有反應，好像不知什麼叫痛苦，於是阿爾伯特著手調查人們對超越自由黨的直接意見。一百項「超越自由黨的政治措施」的問卷，幾乎 80% 的人在「滿意」欄打 V。題目包含「警察在每個路哨構築機槍陣地，你認為 滿意、 不滿意」等題目。

阿爾伯特從蒐集到的論據，發現這個地方正是史肯納 (Skinner) 所說的「自

人事先知道，行為愈能表現尊嚴。四、一個人是否有價值，緣於行為之可貴與否。五、文化的演化與文化的設計。

³⁷ 托馬斯·莫爾於 1515 年完成《烏托邦》一書，批判資本主義造成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居主的政治專制，因而提出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詳考茨基：《莫爾及其烏托邦》（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 年 8 月）。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等，都是反烏托邦小說，透過作品闡述作家對於現實痛苦，對理想國度的反諷。

³⁸ 宋澤萊：《廢墟台灣》，頁 25。那麼行為科學家就拆穿了唯心者的謊言，而真正地可以把人都納入『控制』、『制約』的新世界裡。



由尊嚴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說這個島的人民在「自由黨每天都捉人、拷打、恐嚇、審訊、槍斃...」等沒有自由與尊嚴的控制下，人民的感受是滿意的。而這點也正是作者宋澤萊藉以批判的刻意書寫。

小說中以所謂的「壓迫彈性疲乏」的理論來「合理化」這個「奇蹟」。正如彈簧超過「界闕」的拉扯後失去彈性，就筋疲力盡地懶得回到彈性，島內人民在過度控制下已失去自由與尊嚴，也無心力找回自由尊嚴。作者唯恐此說無說服力，再援引沙特的自白：「我們從沒比在希特勒佔領期間更自由過」的例子來加強論據，以超越自由黨的統治比喻希特勒的統治，證明沒有自由反而更自由（快樂滿意）。行文至此，阿爾伯特在島上的行為科學研究，證明了最初的論點及觀念：「沒有自由尊嚴的社會使人更快樂」，因此阿爾伯特以這個島做證據出版了《政治新虎克定律》一書，³⁹雖然歐美學界斥為謬論，但許多第三世界的新政治國家則大量印製這本書，把這島看成是夢中的新天堂。⁴⁰亦即證明了 Skinner 的論點，透過文化的設計及行為的制約或控制，得以達到理想的烏托邦境界。⁴¹

（二）烏托邦的公害問題

但是在臺灣找到「烏托邦」的阿爾伯特，仍在第二年離開這個「新天堂」，因為 2002 年島上凝聚巨大塵霧，工業生產與百姓垃圾造成河流起血色，油污包圍海岸，戶外的金絲雀因雨沾上毒素猝死，這個島的環境污染已使他的身體出現重大創傷。而這樣的轉折可說是宋澤萊留下的伏筆，這個「新社會/新天堂」島嶼早已潛藏著諸多問題，但卻不是「新社會/新天堂」真正關心在乎的問題。而這個伏筆也迅速開展出一系列廢墟化的圖像。在李信夫的日記裡，2000 年超越自由黨建立的「新社會」，不同於過去「古典社會」，是一個極端「現實」的社會，只談當前現實

³⁹ 虎克定律 (Hooke's law)：指固體材料受力後，所受之力與變形量之間成線性關係。也就是一個固體的受力和它的變形量成正比。以彈簧為例（不超過彈簧的彈性限度時），當彈簧受到外力伸張，其伸長度和外力成正比。從物理的角度看，虎克定律源於多數固體（或孤立分子）內部的原子在無外載作用下處於穩定平衡的狀態。此處的新虎克定律，係比擬政治上人民受到宰制，在超過限度的壓迫後，一種新的（平衡）狀態。

⁴⁰ 宋澤萊：《廢墟台灣》，頁 27。

⁴¹ 當然這一點在後來引發了許多的辯論與質疑，或認為是國民性的缺陷問題，甚至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生存的一刻，許多人只考慮如何使目前過得愉快。社會訓令裡提倡性的娛樂政策，設置粉腿大樓，讓人們發洩苦悶，以性宣洩男權，掩飾政治壓迫、痲痺自由思考，避免人自殺。喪禮文化以「最大歡樂」為原則，依文化學家羅格的研究，台灣死亡典禮類如原始民族「驅逐死亡恐怖」的心理，在藥石罔效時舉行喜宴，以掩飾人們隨時會死亡的恐懼。因此「人是什麼」已不再重要。這樣的臺灣，在幽谷教會眼中是「人間煉獄」，許多佛教人士主張人可以提早圓寂，卻遭到鎮壓與全面禁止。只有超越自由黨扶持的太陽教，歌頌超越自由黨的掌權是上帝的傑作，稱臺灣是「上帝的城」。

對於日益嚴重的空污問題，超越自由黨採取治標不治本的措施，統一於每個月的第一週集中燃燒及排放廢氣，針對垃圾焚燒及工廠燃煤造成的浮塵、二氧化碳，車禍頻繁，氣溫上升，植物枯死，農人經濟受損等一連串環環相扣事件，超越自由黨指出「人要生活，這是首要的事實，臺灣必須更多廉價的工業才能維持四千萬人的生活，人為了生活就必須負擔，如同歐美負擔世界大戰及核戰毀滅，而亞、非、拉負擔抗爭、疾病、貧困與死亡。臺灣的負擔是合理的，浮塵風暴可以在家裏渡過，廢墟村則不去。如是而已。」「核能發電廠的安全穩如磐石」、「暴力是不被一個安祥、溫和的社會所允許的。如果有人使用暴力，那麼超越自由黨會教他們知道什麼是真真正正的暴力。」⁴²然而這些「合理負擔」、「核電安全無虞」、「以暴力解決暴力」的政治語言聽來都極其弔詭，充滿諷刺性，可以說是宋澤萊的刻意安排，「以未來諷喻古典」，對時下政權進行迂迴地批判。

《廢墟台灣》的超級自由黨就如同 George Orwell 《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是政治極權的代表，人民受到思想言論的監控統治。超級自由黨在「新社會」操控人民思想的方法，是聘請視覺專家馬赫伯來指導電視思想控制，在憲法新增條款：人民課以「每日收看 1 小時電視的義務」。以媒體控制進行人民行為工程（Behavior Engineering）的改造，並透過監視器評價百姓忠誠度，以完成視覺和記憶的控制。而控制的結果，則如阿爾伯特來台後的觀察，島嶼的人們總在電視機前，「容貌泛出滿意，微笑地傾聽政府的訓令：你不可做壞事、不可論動、不可動怒、不可...」，然而一切看似美好的圖像裡，人權完全被漠視，小惠和小偉走到家附近的海邊溺死，道明了人們心神喪智的行為來自於電視節目的催眠，而背後操弄

⁴² 《廢墟台灣》，頁 135-137。



電視內容者，正是超級自由黨的文化控制政策，以行為科學改造工程進行的一系列刺激與反應的控制手段。一如陳建忠所言，這無疑是生存環境的毀滅與政治高壓雙重造成人的「自棄意識」，⁴³由此梳理文脈後，「廢墟」的形成與歸因就有了明確的指向。

這樣的書寫令人想起 1972 年李魁賢的〈鸚鵡〉一詩：「『主人對我好！』／主人只教我這一句話／『主人對我好！』／我從早到晚學會了這一句話／遇到客人來的時候／我就大聲說：／『主人對我好！』／主人高興了／給我好吃好喝／人也很高興／稱讚我乖巧／主人有時也會／得意地對我說：／『有什麼話你儘管說。』／我還是重複著：／『主人對我好！』」這一首詩的內容同樣充滿著對監控體制的諷喻，在高壓統治下，被馴化的順民只能表現出官方監控的樣態，沒有個人的思維，無法有自主意識。而這便是廢墟台灣裡「沒有自由的幸福」的新社會，與《我們》、《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一樣是預言未來的反烏邦小說。

（三）反烏托邦的例證

《廢墟台灣》裡創建的新社會在 2005 年拒絕與任何國家公開往來，各國人相繼遷出島嶼，最後在 2010 年一夕之間毀滅。2015 年阿爾伯特及波爾探險前來台灣這個廢墟，到 TNN⁴⁴前槍殺了一隻五足的變種貓，見到 TNN 神廟旁有炊煙，欣喜有人活著，見到了一群特異的住戶，小孩身體奇異地健壯，水產專家李信川正在餵改良過的魚，這種魚能適應核污染、劇毒、癌症，原來存活下來的人都和這些魚一樣特殊，李信川警告他們，待上 3 天廬墓就會有一個地方留給他們，當晚兩人暫住李信夫房間，發現李信夫 2010 年的筆記。看完筆記後明白了島上這些年的遭遇，於是趁著黎明的微光便離開。阿爾伯特認為應該發表李信夫的筆記（日記）：「就第三世界來說，這個島是第一個變成廢墟的島，我們有義務因著這種不幸警告任何國家。」波爾則感嘆道：「他們的犧牲太大了」。⁴⁵對照 2001 年及 2015 年阿爾伯特的來台灣經驗，從 2001 年「新社會」對比 2015 年的「廢墟」，這個島的人們「犧

⁴³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臺中：晨星出版社，2007 年 11 月），頁 165。

⁴⁴ TNN 即打牛浦村，文本解釋不到大都會的原因，是因為小宋住 TNN 村，阿爾伯特與小宋兩人 1981 年在美國曾相遇，因此希望請小宋能告訴他這些年島嶼的狀況。

⁴⁵ 《廢墟台灣》，頁 215。



牲」了，在極權統治下自我感覺滿意的人民，同時在科技的操弄控制下，面對環境的惡化，成爲受害的一群。從文本來看，島嶼是由烏托邦的「範例」成爲烏托邦的「反例」。但事實上，從頭到尾都是反例，是宋澤萊藉以說明這是反例的過程，最後再以極大的反差，證明所謂「沒有自由和尊嚴的安樂窩」是不可能存在的。

《廢墟台灣》的內容結構，從發現毀滅，到明白問題的來源與過程，以致於證明沒有烏托邦的存在，這樣反烏托邦的論點，與尤金·薩米爾欽《我們》（1920）⁴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1932）⁴⁷、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一九八四》（1948）⁴⁸這三部反烏托邦小說有著許多相似的創作基調，對於小說裡統治控制方所謂「美好」「幸福」的社會，提出質疑，並不時探問這是否是人們想要的生活，對於漠視個人意志與人權進行批判，同時也批判行爲科學方法，消滅個人內在情感，重視集體主義，揚棄個人的想法的缺損。

文本內李信夫寫了一本《理想攝影》企圖尋找烏托邦，斥責醜怪的攝影，惹火了知識界，文本外的宋澤萊則寫了一本《廢墟台灣》，企圖書寫理想文本，而宋澤萊的批評也惹火了文學界，文本內外形成互涉，李信夫似乎成爲「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說出了宋澤萊的心聲：

一九九九年，全島的藝術家圍剿我不能面對現實，但我已經對世界灰心，我知道不久之後，全世界都會像臺灣，再也找不到美，集體的人類會被逼到一個垂死的角落，像一顆蕃茄一樣地腐爛掉，我大量出版極富美感的攝影作品，企圖挽回一個世界，但我不後悔——時間已經沒有使人選擇的餘地。我努力創造一個讓絕望的人民可以逃避幾分鐘的藝術，一九七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以撒·辛格說：「藝術最了不起的功用，也無非是幫助我們暫時忘

⁴⁶ [俄] 尤金·薩米爾欽 (Yevgeny Zamyatin) 著，殷杲譯：《我們》（新北：野人出版社，2014年11月）。《我們》可稱爲反烏托邦小說的始祖，與《廢墟台灣》同樣是一部日記體的反烏托邦諷刺小說。

⁴⁷ 書中創造了一個被全面制約的未來世界，人類在基因設計與藥物麻醉下，消極服從於一種統治秩序，因為控制的各個環節設計精巧完美，讓被制約者就如同會自行修復的精密機器一般。藉由文本對明日世界發出警訊。詳 [英] 阿道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著，吳妍儀譯：《美麗新世界》（新北：野人出版社，2014年）。

⁴⁸ 是作者 1848 年抱病完成的預言作品，述敘大洋國的政治由思想警察控制，「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文中最經典的句子。



却人類的災難而已。我今天還是為爭取這個『暫時』而努力。」我的想法正是如此。（《廢墟台灣》，頁 50。）

宋澤萊對世界的灰心，就如李信夫對世界的灰心，然而縱使受到批評，仍努力書寫，宋澤萊的反烏托邦，正如吳明益所言，隱含著對未來「絕望中的期待」，⁴⁹期待人們正視日益惡化的問題，關心我們共同的未來。

五、諷喻當下、警示未來

在線性的時間軸上，現在是過去的累積，而未來則是過去與現在所做與未做的行動結果，彼此環環相扣。雖然過去已然不可改變，而現在正在進行中，我們仍能期待未來。《廢墟台灣》裡的「超越自由黨」，不管是黨徽或代稱，很容易被讀者後設地指向當時的執政黨，對其文本進行泛政治化的批判。雖然在文本時空的「超越自由黨」是 2000 年才開始執政，持平的說，是宋澤萊依寫作時空背景為基礎的預測，想像未來依舊是一黨獨大的極權統治，不可否認有著現實的參照成份，用以諷喻當時寫作時空的執政黨，因此也可以說是一部諷喻當下時政的政治小說。

《廢墟台灣》裡的李信夫指出：「我常在古典台灣社會的科學史中發現，那些自稱科學家的人都哼著科學無罪的調調，他們研究科學只是研究他懂的專技，卻對外在環境的被摧殘視若無睹。而甚至心理、政治、社會的學者也大膽以科學家自稱，他們研究行為控制，但對人的感情和處境的悲慘毫無所知。⁵⁰」對於統治者以行為科學家馬赫伯的學說控制電視節目，箝制人民思想，導致人民死亡，宋澤萊有著明確的批判，也是宋澤萊對現實生活中軍中莒光課一事的重擊。

這是宋澤萊類如《聖經·啓示錄》⁵¹的文學書寫，用來警醒世人，制約與控制並不能解決人類的情感問題，人們需要免於恐懼、免於匱乏，並擁有言論及宗教自由的人權。一如謝靜國所指出，這類未來小說本身就是一種「擬象」，作者以此達

⁴⁹ 吳明益：〈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權宋澤萊《打牛浦村》到《廢墟台灣》呈現的環境理論觀〉，《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7 期（2008 年），頁 177-208。

⁵⁰ 《廢墟台灣》，頁 205。

⁵¹ 〈啓示錄〉是《聖經》的最後一卷，以大量的異象、象徵和寓言，傳達上帝的啓示。



到喚醒世人注意或鞭笞社會政治、經濟這些文明現象。⁵²因此針對《廢墟台灣》，更應該在意的是一個作家對未來災難的警示，應該注重的是文本所要傳達的核心議題，以及一個作家想透過文學覺醒群眾的自決意識。

綜整以上，宋澤萊以小說聳動地想像並預言台灣核電未來的災害，以「廢墟」意象做為「警示」，極權統治下社會環境與個人精神的廢墟化為比喻，形成「未來的拉力」，創造一個擬真的未來。小說中反烏托邦的論證，對行為科學研究提出質疑，說明在群體「理性制約控制」下，個人「人權」（包含人性自由）的喪失，批判「沒有自由的幸福」的虛假性。

小說裡的李信夫、小說外的作者宋澤萊，都藉著文字寫下所見所感的生活，文本內外形成一種互涉的關係，於是文本內外的敘事者，以至於閱讀作品的讀者我們，三方都面臨著共同的環境，宋澤萊書寫這樣預言性的小說，一方面是在時間上提醒讀者事情的迫切緊急，一方面是在問題上「恐嚇」讀者事情的嚴重性，警醒世人正視環境、政治、社會、宗教、心理、科技、文化等問題，在有限的處境中尋求改變，否則「廢墟將成為現實」，而這不僅是台灣的問題，也是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台灣二仁溪的廢五金事件，蘭嶼的核廢料問題，綠牡蠣事件、西施舌中毒、水質污染 空汙、噪音等等環境議題，都是人民心中難以承受的痛。《廢墟台灣》這部預言小說，從現在（2020）的時空來看，小說的結局與 2015 年的台灣大不相同，顯示預測結果錯誤，但也慶幸一切還不到無法挽救的絕境。從 1985 年宋澤萊的創作基點，探看作家書寫的預言用意，並對照後來時空與小說預測時空之間的影響性，更能明白作家見微知著的隱憂。如今預測的島嶼環境同樣危機重重，且持續變異擴大。宋澤萊當時關懷的未來環境議題，也是當下我們關心的環境議題，更是 2030 年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注的議題，正如瑞典氣候少女的罷課行動，社會環境議題與氣候變遷問題已不容小覷，時間非常緊迫，我們沒有時間可以蹉跎。上個世紀宋澤萊「廢墟台灣」的警示，已在 1986 年車諾比事件爆發、2012 年日本福島核災得到印證。2013 年宋澤萊在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的得獎感言中指出：「也許當人們完全漠視文學預言的時候，世界末日真的就到了。」⁵³充份展現

⁵² 謝靜國：從廢墟中建立—談幾部未來小說》，《問學集》，第 7 期（1997 年），頁 24。

⁵³ 詳國藝會網頁：https://www.ncafroc.org.tw/artist_detail.html?id=1284，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



與證明「文學介入社會的功用」。

宋澤萊在戒嚴時期（1985 年）奮不顧身的透過小說預示警告，冒著個人的人身安全，以文學為媒介向社會發出巨大的警訊，擔起文學的社會責任，某種程度來說，一如 COVID-19 疫情爆發時的李文亮，勇敢地站出來成為吹哨者，在官方封鎖消息、人民無知無感時，冒著生命危險發出警訊。因此面對環境的日益惡化與能源的危機，接下來臺灣該「核去核從」？

1985 年丹麥下定決心不再依賴核能，政府投資民間發展風力技術，擺脫化石燃料、轉型再生能源，其綠能產業為丹麥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達到經濟與廢核的雙贏局面，⁵⁴這也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二手未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其他配套選擇，朝綠能發電、綠色經濟的永續道路邁步。在經濟、環境與社會共好下，什麼是我們想要的未來（preferred future）呢？看完《廢墟台灣》的讀者或期能有所警醒並思考接下來的行動，期待我們能與國際接軌，一起朝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前去，在藍天與綠地裡呼吸乾淨的空氣，彼此公平正義的和諧相楚，保育我們的自然環境，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

⁵⁴ 賴慧玲：〈經濟與廢核的雙贏 丹麥的綠色奇蹟〉，環境資訊中心，2015 年 6 月 1 日。詳 <https://e-info.org.tw/node/107904>，瀏覽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引用文獻

近人論著

- 吳明益：〈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權宋澤萊《打牛湳村》到《廢墟台灣》呈現的環境理論觀〉，《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7期（2008年），頁177-208。
- 吳錦發：《做一個新台灣人》（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11月）。
- 宋澤萊：《廢墟台灣》（臺北：草根出版社，1985年）。
- 宋澤萊：《誰怕宋澤萊？人權文學論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6月）。
- 宋澤萊主編：《一九八五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2月）。
- 李喬、高天生編：《台灣政治小說選》（臺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83年）。
- 胡民祥編：《台灣文學入門文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10月）。
-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臺中：晨星出版社，2007年11月）。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系文化出版，1991年3月）。
- 傅大為：〈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談《廢墟台灣》的一種讀法〉，《台灣文藝》5卷125期（1991年6月），頁74-81。
- 廖炳惠：《關鍵詞200》（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265-266。
- 鄧建邦等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10月）。
- 龍應台：〈台灣的一九八四：評《廢墟台灣》〉，《當代》第1期（1986年5月），頁148-150。
- 羅人杰：〈史肯納著「自由與尊嚴的超越」評介〉，《臺中師專學報》1975年。
- 謝靜國：〈從廢墟中建立—談幾部未來小說〉，《問學集》，第7期（1997年），頁13-26。
- 〔美〕B. F. Skinner 著，蘇元良譯：《桃源二村》（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1994年8月）。原著出版於1948年。
- 〔美〕B.F. Skinner 著，文榮光譯：《行為主義的『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8月）。



〔美〕B.F. Skinner 著，白秀雄譯：《自由與尊嚴之外》（臺北：巨流圖書，1984年5月）。

〔俄〕尤金·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著：殷杲譯，《我們》（新北：野人出版社，2014年11月）。

〔英〕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吳妍儀譯：《美麗新世界》（新北市：野人出版，2014年）。

〈世界正在翻轉！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2016年4月12日。詳公益交流站SDGs專欄：<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台灣文學研究人力論著目錄資料庫：http://www3.nmtl.gov.tw/researcher/researcher_detail.php?rid=020

宋澤萊談「文創」的秘訣【一篇針對中學生的演說稿】，詳台文戰線<https://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25408>

賴慧玲：〈經濟與廢核的雙贏 丹麥的綠色奇蹟〉，環境資訊中心，2015年6月1日。詳<https://e-info.org.tw/node/107904>。



On Song Zelai's Prophetic Novel "Destroy Taiwan"'s Future Imag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flection

Huang, Hui-Feng* (黃慧鳳)

Song Zelai's "Ruins of Taiwan" is a novel that predicts the future. Based on real experience, imag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in 2010.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ruined, and finally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will explode and Taiwan Island will be destroyed overnight. ,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quickly became extinct. Time has passed, and the prophetic and metaphorical symbols in the novel are still there. Many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the topics of concern for the 2030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hich deserve joint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future thinking and future imagination of thi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turology, explore the writer's writing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se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in society from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words: Song Zelai, future, imagery, prophecy, environment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iteracy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and Course Develop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